

喻世明言 (下)

YUSHI MINGYAN

• 三言一拍 • 图文版 •

典藏精品

明·冯梦龙 著

仕至千钟非贵，年过七十常稀。浮名身后有谁知？万事空花游戏。

休逞少年狂荡，莫贪花酒便宜。脱离烦恼是和非，随分安闲得意。

这首词，名为《西江月》，是劝人安分守己，随缘作乐，莫为『酒』、『色』、『财』、『气』四字，损却精神，亏了行止。求快活时非快活，得便宜处失便宜。说起那四字中，总倒不得那『色』字厉害。眼是情媒，心为欲种。……



喻世明言

冯梦龙 著

(甲)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第三十二卷 游鄴都胡母迪吟诗

自古机深祸亦深，休贪富贵昧良心。

檐前滴水毫无错，报应昭昭自古今。

话说宋朝第一个奸臣，姓秦名桧，字会之，江宁人氏。生来有一异相：脚面连指长一尺四寸，在太学时，都唤他做“长脚秀才”。后来登科及第，靖康年间，累官至御史中丞。其时金兵陷汴，徽、钦二帝北迁，秦桧亦陷在虏中，与金酋挾懒郎君相善，对挾懒说道：“若放我南归，愿为金邦细作。侥幸一朝得志，必当主持和议，使南朝割地称臣，以报大金之恩。”挾懒奏知金主，金主教四太子兀术与他私立了约誓，然后纵之南还。

秦桧同妻王氏，航海奔至临安行在，只说道杀了金家监守之人，私逃归宋。高宗皇帝信以为真，因而访问他北朝之事。秦桧盛称金家兵强将勇，非南朝所能抵敌。高宗果然惧怯，求其良策。秦桧奏道：“自石晋臣事夷敌，中原至今丧气，一时不能振作。靖康之变，宗社几绝，此殆天意，非独人力也。今行在草创，人心惶惶，而诸将皆握重兵在外，倘一人有变，陛下大事去矣。为今之计，莫若息兵讲和，以南北分界，各不侵犯，罢诸将之兵权，陛下高枕而享富贵，生民不致涂炭，岂不美哉！”高宗道：“朕欲讲和，只恐金人不肯。”秦桧道：“臣在虏中，颇为金酋所信服。陛下若以此事专委之臣，臣自有道理，保为陛下成此和议，可必万全不失。”高宗大喜，即

拜秦桧为尚书仆射。未几，遂为左丞相。桧乃专主和议，用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，凡朝臣谏阻和议者，上疏击去之。赵鼎、张浚、胡铨、晏敦复、刘大中、尹□、王居正、吴师古、张九成、喻樗等，皆被贬逐。

其时岳飞累败金兵，杀得兀术四太子奔走无路。兀术情急了，遣心腹王进，蜡丸内藏着书信，送与秦桧。书中写道：“既要讲和，如何边将却又用兵？此乃丞相之不信也。必须杀了岳飞，和议可成。”秦桧写了回书，许以杀飞为信，打发王进去讫。一日发十二道金牌，召岳飞班师。军中皆愤怒，河南父老百姓，无不痛哭。飞既还，罢为万寿观使。秦桧必欲置飞于死地，与心腹张俊商议，访得飞部下统制王俊，与副都统制张宪有隙，将厚赏诱致王俊，教他妄告张宪谋据襄阳，还飞兵权。王俊依言出首，桧将张宪执付大理狱，矫诏遣使召岳飞父子，与张宪对理。御史中丞何铸，鞫审无实，将冤情白知秦桧。桧大怒，罢去何铸不用，改命万俟卨。那万俟卨素与岳飞有隙，遂将无作有，构成其狱。说岳飞、岳云父子，与部将张宪、王贵通谋造反。大理寺卿薛仁辅等讼飞之冤，判宗正寺士郎，请以家属百口，保飞不反，枢密使韩世忠愤愤不平，亲诣桧府争论，俱各罢斥。狱既成，秦桧独坐于东窗之下，踌躇此事：“欲待不杀岳飞，恐他阻挠和议，失信金邦，后来朝廷觉悟，罪归于我；欲待杀之，奈众人公论有碍。”心中委决不下。其妻长舌夫人王氏适至，问道：“相公有何事迟疑？”秦桧将此事与之商议。王氏向袖中摸出黄柑一只，双手劈开，将一半奉与丈夫，说道：“此柑一劈两开，有何难决？岂不闻古语云‘擒虎易纵虎难’乎？”只因这句话，提醒了秦桧，其意遂决。将片纸写几个密字封固，送大理寺狱官，是晚就狱中缢死了岳飞。其子岳云与张宪、王贵，皆押赴市曹处斩。

金人闻飞之死，无不置酒相贺，从此和议遂定。以淮水中流，及唐、邓二州为界。北朝为大邦，称伯父；南朝为小邦，称侄。秦桧加封太师魏国公，又改封益国公，赐第于望仙桥，壮丽比于皇居。其子秦熺，十六岁上状元及第，除授翰林学士，专领史馆。熺生子名埴，襁褓中便注下翰林之职。熺女方生，即封崇国夫人。一时权势，古今无比。

且说崇国夫人六七岁时，爱弄一个狮猫。一日偶然走失，责令临安府府尹，立限挨访。府尹曹泳差人遍访。数日间拿到狮猫数百。带累猫主吃苦使钱，不可尽述。押送到相府，检验都非。乃图形千百幅，张挂茶坊酒肆，官给赏钱一千贯。此时闹动了临安府，乱了一月有余，那猫儿竟无踪影。相府遣官督责，曹泳心慌，乃将黄金铸成金猫，重赂奶娘，送与崇国夫人，方才罢手。只这一节，桧贼之威权，大概可知。

晚年谋篡大位，为朝中诸旧臣未尽，心怀疑忌，欲兴大狱，诬陷赵鼎、张浚、胡铨等五十三家，谋反大逆。吏写奏牍已成，只待秦桧署名进御。是日，桧适游西湖，正饮酒间，忽见一人披发而至，视之乃岳飞也。厉声说道：“汝残害忠良，殃民误国，吾已诉闻上帝，来取汝命。”桧大惊，问左右，都说不见，桧因此得病归府。次日，吏将奏牍送览。众人扶桧坐于格天阁下，桧索笔署名，手颤不止，落墨污坏了奏牍。立刻教重换来，又复污坏，究竟写不得一字。长舌妻王夫人在屏后摇手道：“勿劳太师！”须臾桧仆于几上，扶进内室，已昏愤了，一语不能发，遂死。此乃五十三家不该遭在桧贼手中，亦见天理昭然也。有诗为证：

忠简流亡武穆诛，又将善类肆阴图。

格天閣下名難署，始信忠良有嘿扶。

桧死不多时，秦熈亦死。长舌王夫人设醮追荐，方士伏坛奏章，见秦熈在阴府荷铁枷而立。方士问：“太师何在？”秦熈答道：“在酆都。”方士径至酆都，见秦桧、万俟卨、王俊披发垢面，各荷铁枷，众鬼卒持巨梃驱之而行，其状甚苦。桧向方士说道：“烦君传语夫人，东窗事发矣。”方士不知何语，述与王氏知道。王氏心下明白，吃了一惊。果然是人间私语，天闻若雷，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。因这一惊，王氏亦得病而死。未几，秦埙亦死。不够数年，秦氏遂衰。后因朝廷开浚运河，畚土堆积府门。有人从望仙桥行走，看见丞相府前，纵横堆着乱土，题诗一道于墙上，诗曰：

喻世明言

格天閣在人何在？偃月堂深恨亦深。

不向洛阳图白发，却于□邬贮黄金。

笑谈便解兴罗织，咫尺那知有照临？

寂寞九原今已矣，空余泥汴积墙阴。

宋朝自秦桧主和，误了大计，反面事仇，君臣贪于快乐。元太祖铁木真起自沙漠，传至世祖忽必烈灭金及宋。宋丞相文天祥，号文山，天性忠义，召兵勤王。有志不遂，为元将张弘范所执，百计说他投降不得。至元十九年，斩于燕京之柴市。子道生、佛生、环生，皆先丞相而死。其弟名璧，号文溪，以其子升嗣天祥之后，璧、升父子俱附元贵显。当时有诗云：

江南见说好溪山，兄也难时弟也难。

可惜梅花各心事，南枝向暖北枝寒。

元仁宗皇帝皇庆年间，文升仕至集贤阁大学士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元顺宗至元初年间，锦城有一秀才，复姓胡母，名迪。为人刚直无私，常说：“我若一朝际会风云，定要扶持善类，驱尽奸邪，使朝政清明，方遂其愿。”何期时运未利，一气走了十科不中，乃隐居威凤山中，读书治圃，为养生计。然感愤不平之意，时时发露，不能自禁于怀也。

一日，独酌小轩之中。饮至半酣，启囊探书而读，偶得《秦桧东窗传》，读未毕，不觉赫然大怒，气涌如山，大骂奸臣不绝。再抽一书观看，乃《文文山丞相遗藁》，朗诵了一遍，心上愈加不平，拍案大叫道：“如此忠义之人，偏教他杀身绝嗣，皇天，皇天，好没分晓！”闷上心来，再取酒痛饮，至于大醉。磨起墨来，取笔题诗四句于《东窗传》上，诗云：

喻世明言

379

长脚邪臣长舌妻，忍将忠孝苦诛夷。

愚生若得阎罗做，剥此奸雄万劫皮！

吟了数遍，撇开一边。再将文丞相集上，也题四句：

只手擎天志已违，带间遗赞日争辉。

独怜血胤同时尽，飘泊忠魂何处归？

吟罢，余兴未尽，再题四句于后：

桧贼奸邪得善终，美他孙子显荣同。

文山酷死兼无后，天道何曾识佞忠！

写罢掷笔，再吟数过，觉得酒力涌上，和衣就寝。

俄见皂衣二吏，至前揖道：“阎君命仆等相邀，君宜速往。”胡母迪正在醉中，不知阎君为谁，答道：“吾与阎君素昧平生，今见召，何也？”皂衣吏笑道：“君到彼自知，不劳详问。”胡母迪方欲再拒，被二吏挟之而行。离城约行数里，乃荒郊之地，烟雨霏微，如深秋景象。

喻世明言 再行数里，望见城郭，居人亦稠密，往来贸易不绝，如市廛之状。行到城门，见榜额乃“酆都”二字，迪才省得是阴府。业已至此，无可奈何。既入城，则有殿宇峥嵘，朱门高敞，题曰“曜灵之府”，门外守者甚严。皂衣吏令一人为伴，一人先入。少顷复出，招迪曰：“阎君召子。”迪乃随吏入门，行至殿前，榜曰：“森罗殿”。殿上王者，充衣冕旒，类人间神庙中绘塑神像。左右列神吏六人，绿袍皂履，高幘广带，各执文簿。阶下侍立百余人，有牛头马面，长喙朱发，狰狞可畏。胡母迪稽顙于阶下，冥王问道：“子即胡母迪耶？”迪应道：“然也。”冥王大怒道：“子为儒流，读书习礼，何为怨天怒地，谤鬼侮神乎？”胡母迪答道：“迪乃后进之流，早习先圣先贤之道，安贫守分，循理修身，并无怨天尤人之事。”冥王喝道：“你说‘天道何曾识佞忠’，岂非怨谤之谈乎？”迪方悟醉中题诗之事，再拜谢罪道：“贱子酒酣，罔能持性，偶读忠奸之传，致吟忿憾之辞。□望神君，特垂宽宥。”冥王道：“子试自述其意，怎见得天道不辨忠佞？”胡母迪道：“秦桧卖国和番，杀害忠良，一生富贵善终，其子秦熺状元及第，孙秦垞，翰林学士，三代俱在史馆；岳飞精忠报国，父子就戮；文天祥宋末第一个忠臣，三子俱死于流离，遂至绝嗣；其弟降虏，父子贵

显。福善祸淫，天道何在？贱子所以拊心致疑，愿神君开示其故。”冥王呵呵大笑：“子乃下土腐儒，天意微渺，岂能知之？那宋高宗原系钱镠王第三子转生，当初钱镠独霸吴越，传世百年，并无失德。后因钱镠入朝，被宋太宗留住，逼之献土。到徽宗时，显仁皇后有孕，梦见一金甲贵人，怒目言曰：‘我吴越王也。汝家无故夺我之国，吾今遣第三子托生，要还我疆土。’醒后遂生皇子构，是为高宗。他原索取旧疆，所以偏安南渡，无志中原。秦桧会逢其适，力主和议，亦天数当然也；但不该诬陷忠良，故上帝斩其血胤。秦桧非桧所出，乃其妻兄王焕之子，长舌妻冒认为儿，虽子孙贵显，秦氏魂魄，岂得享异姓之祭哉？岳飞系三国张飞转生，忠心正气，千古不磨。一次托生为张巡，改名不改姓；二次托生为岳飞，改姓不改名。虽然父子屈死，子孙世代贵盛，血食万年。文天祥父子夫妻，一门忠孝节义，传扬千古。文升嫡侄为嗣，延其宗祀，居官清正，不替家风，岂得为无后耶？夫天道报应，或在生前，或在死后；或福之而反祸，或祸之而反福。须合幽明古今而观之，方知毫厘不爽。子但据目前，譬如以管窥天，多见其不知量矣。”胡母迪顿首道：“承神君指教，开示愚蒙，如拨云见日，不胜快幸。但愚民但据生前之苦乐，安知身后之果报哉？以此冥冥不可见之事，欲人趋善而避恶，如风水月，无所忌惮。宜乎恶人之多，而善人之少也。贱子不才，愿得遍游地狱，尽观恶报，传语人间，使知儆惧自修，未审允否？”冥王点头道是，即呼绿衣吏，以一白简书云：“右仰普掠狱官，即启狴牢，引此儒生，遍观泉扃报应，毋得违错。”

吏领命，引胡母迪从西廊而进。过殿后三里许，有石垣高数仞，以生铁为门，题曰：“普掠之狱”。吏将门环叩三下，俄倾门开，夜叉数辈突出，将欲擒迪。吏叱道：“此儒生也，无罪。”便将阎君所

书白简，教他看了。夜叉道：“吾辈只道罪鬼入狱，不知公是书生，幸勿见怪。”乃揖迪而入。其中广袤五十余里，日光惨淡，风气萧然。四围门牌，皆榜名额：东曰“风雷之狱”。南曰“火车之狱”，西曰“金刚之狱”，北曰“溟泠之狱”。男女荷铁枷者千余人。又至一小门，则见男子二十余人，皆披发裸体，以巨钉钉其手足于铁床之上，项荷铁枷，举身皆刀杖痕，脓体腥秽不可近。旁一妇人，裳而无衣，罩于铁笼中。一夜叉以沸汤浇之，皮肉溃烂，号呼之声不绝。绿衣吏指铁床上三人，对胡母迪说道：“此即秦桧、万俊昌、王俊。这

铁笼中妇人，即桧妻长舌王氏也。其他数人，乃章口、蔡京父子、王黼、朱勔、耿南仲、丁大全、韩侂胄、史弥远、贾似道，皆其同奸党恶之徒。王遣施刑，令君观之。”即驱桧等至风雷之狱，缚于铜柱，一卒以鞭扣其环，即有风刀乱至，绕刺其身，桧等体如筛底。良久，震雷一声，击其身如齏粉，血流凝地。少顷，恶风盘旋，吹其骨肉，复聚为人形。吏向迪道：“此震击者阴雷也，吹者业风也。”又呼卒驱至金刚、火车、溟泠等狱，将桧等受刑尤甚，饥则食以铁丸，渴则饮以铜汁。吏说道：“此曹凡三日，则遍历诸狱，受诸苦楚。三年之后，变为牛、羊、犬、豕，生于世间，为人宰杀，剥皮食肉。其妻亦为牝豕，食人不洁，临终亦不免刀烹之苦。今此众已为畜类于世五十余次了。”迪问道：“其罪何时可脱？”吏答道：“除是天地重复混沌，方得开除耳。”复引迪到西垣一小门，题曰“奸回之狱”。荷桎梏者百余人，举身插刃，浑类猬形。迪问此辈皆何等人，吏答道：“是皆历代将相，奸回党恶，欺君罔上，蠹国害民，如梁冀、董卓、卢杞、李林甫之流，皆在其中。每三日，亦与秦桧等同受其刑。三年后，变为畜类，皆同桧也。”复至南垣一小门，题曰“不忠内臣之狱”。内有牝牛数百，皆以铁索贯鼻，系于铁柱，四围以火炙之。迪问道：“牛

畜类也，何罪而致是耶？”吏摇手道：“君勿言，姑俟观之。”即呼狱卒，以巨扇拂火，须臾烈焰亘天，皆不胜其苦，哮吼踣躅，皮肉焦烂。良久，大震一声，皮忽绽裂，其中突出个人来。视之俱无须髯，寺人也。吏呼夜叉掷于镬汤中烹之，但见皮肉消融，只存白骨。少顷，复以冷水沃之，白骨相聚，仍复人形。吏指道：“此皆历代宦官，秦之赵高，汉之十常侍，唐之李辅国、仇仕良、王守澄、田令孜，宋童贯之徒，从小长养禁中，锦衣玉食，欺诱人主，妒害忠良，浊乱海内。今受此报，累劫无已。”复至东壁，男女数千人，皆裸体跣足，或烹剥刳心，或锉烧春磨，哀呼之声，彻闻数里。吏指道：“此皆在生时为官为吏，贪财枉法，刻薄害人，及不孝不友，悖负师长，不仁不义，故受此报。”迪见之大喜，叹曰：“今日方知天地无私，鬼神明察，吾一生不平之气始出矣。”吏指北面云：“此去一狱，皆僧尼哄骗人财，奸淫作恶者。又一狱，皆淫妇、妒妇、逆妇、狠妇等辈。”迪答道：“果报之事，吾已悉知，不消去看了。”吏笑携迪手偕出，仍入森罗殿。迪再拜，叩首称谢，呈诗四句。诗曰：

权奸当道任恣睢，果报原来总不虚。

冥狱试看刑法惨，应知今日悔当初。

迪又道：“奸回受报，仆已目击，信不诬矣。其他忠臣义士，在于何所？愿希一见，以适鄙怀，不胜欣幸。”冥王俯首而思，良久，乃曰：“诸公皆生人道，为王公大人，享受天禄。寿满天年，仍还原所，以俟缘会，又复托生。子既求见，吾躬导之。”于是登舆而前，吩咐从者，引迪后随。行五里许，但见琼楼玉殿，碧瓦参横，朱牌金字，题曰“天爵之府”。既入，有仙童数百，皆衣紫绡之衣，悬丹霞玉口，

执彩幢绛节，持羽葆花旌，云气缤纷，天花飞舞，龙吟凤吹，仙乐铿锵，异香馥郁，袭人不散。殿上坐者百余人，头带通天之冠，身穿云锦之衣，足蹑朱霓之履。玉珂琼口，光彩射人，绛绡玉女五百余人。或执五明之扇，或捧八宝之盂，环侍左右。见冥王来，各各降阶迎迓，宾主礼毕，分东西而坐。仙童献茶已毕，冥王述胡母迪来意，命迪致拜。诸公皆答之尽礼，同声赞道：“先生可谓‘仁者，能好人，能恶人矣’。”乃别具席于下，命迪坐。迪谦让再三不敢，王曰：“诸公以子斯文，能持正论，故加优礼，何用苦辞？”迪乃揖谢而坐。冥王拱手道：“座上皆历代忠良之臣，节义之士，在阳则流芳史册，在阴则享受天乐。每遇明君治世，则生为王侯将相，扶持江山，功施社稷。今天运将转，不过数十年，真人当出，拨乱反正。诸公行且先后出世，为创功立业之名臣矣。”迪即席又呈诗四句。诗曰：



时从窗下阅遗编，每恨忠良福不全。

目击冥司天爵贵，皇天端不负名贤。

诸公皆举手称谢。冥王道：“子观善恶报应，忠佞分别不爽。假令子为阎罗，恐不能复有所加耳。”迪离席下拜谢罪。诸公齐声道：“此生好善嫉恶，出于至性，不觉见之吟咏，不足深怪。”冥王大笑道：“诸公之言是也。”迪又拜问道：“仆尚有所疑，求神君剖示。仆自小苦志读书，并无大过，何一生无科第之分？岂非前生有罪业乎？”冥王道：“方今胡元世界，天地反复。子秉性刚直，命中无夷狄之缘，不应为其臣子，某冥任将满，想子善善恶恶，正堪此职。某当奏知天廷，荐子以自代。子暂回阳世，以享余龄，更十余年后，尚当奉迎耳。”言毕，即命朱衣二吏送迪还家。迪大悦，再拜称谢，及辞

诸公而出。约行十余里，只见天色渐明，朱衣吏指向迪道：“日出之处，即君家也。”迪挽住二吏之衣，欲延归谢之，二吏坚却不允。迪再三挽留，不觉失手，二吏已不见了。迪即展臂而寤，残灯未灭，日光已射窗纸矣。

迪自此绝意干进，修身乐道。再二十三年，寿六十六，一日午后，忽见冥吏持牒来，迎迪赴任。车马仪从，俨若王者，是夜迪遂卒。又十年，元祚遂倾，天下仍归于中国，天爵府诸公已知出世为卿相矣。后人诗云：

王法昭昭犹有漏，冥司隐隐更无私。

不须亲见酆都景，但请时吟胡母诗。

第三十三卷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

长空万里彤云作，迤逦祥光遍斋阁。
未教柳絮舞千球，先使梅花开数萼。
入帘有韵自飕飕，点水无声空漠漠。
夜来拈向古松梢，向晓朔风吹不落。

这八句诗题雪，那雪下相似三件物事：似盐，似柳絮，似梨花。雪怎地似盐？谢灵运曾有一句诗咏雪道：“撒盐空中差可疑。”苏东坡先生有一词，名〔江神子〕：

黄昏犹自雨纤纤，晓开帘，玉平檐。江阔天低，无处认青帘。独坐闲吟谁伴我？呵冻手，捻衰髯。使君留客醉恹恹，水晶盐，为谁甜？手把梅花，东望忆陶潜。雪似古人人似雪，虽可爱，有人嫌。

这雪又怎似柳絮？谢道韞曾有一句咏雪道：“未若柳絮因风起。”黄鲁直有一词，名〔踏莎行〕

堆积琼花，铺陈柳絮，晓来已没行人路。长空犹未绽彤云，飘摇尚逐回风舞。对景衔杯，迎风索句，回头却笑无言语。为何终日来成吟？前山尚有青青处。

又怎见得雪似梨花？李易安夫人曾道：“行人舞袖拂梨花。”晁叔用有一词，名〔临江仙〕：

万里彤云密布，长空琼色交加。飞如柳絮落泥沙，前村归去路，舞袖拂梨花。此际堪描何处景？江湖小艇渔家。旋斟香酝过年华。披蓑乘远兴，顶笠过溪沙。

雪似三件物事，又有三个神人掌管。那三个神人？

姑射真人，周琼姬，董双成。

周琼姬掌管芙蓉城；董双成掌管贮雪琉璃净瓶，瓶内盛着数片雪；每遇彤云密布，姑射真人用黄金簪敲出一片雪来，下一尺瑞雪。当日紫府真人安排筵会，请姑射真人、董双成，饮得都醉。把金簪敲着琉璃净瓶，待要唱只曲儿。错敲破了琉璃净瓶，倾出雪来，当年便好大雪。曾有只曲儿，名做〔忆瑶姬〕：

姑射真人，宴紫府，双成击破琼苞。零珠碎玉，被蕊宫仙子，撒向空抛。乾坤皓彩中宵，海月流光色共交。向晓来，银压琅□，数枝斜坠玉鞭梢。荆山隈，碧水曲，际晚飞禽，冒寒归去无巢。檐前为爱成簪箸，不许儿童使杖敲。待效他，当日袁安谢女，才词咏嘲。

姑射真人是掌雪之神。又有雪之精，是一匹白骡子，身上抖下一根毛，下一丈雪。却有个神仙是洪崖先生管着，用葫芦儿盛着白

骡子。赴罢紫府真人会，饮得酒醉，把葫芦塞得不牢，走了白骡子，却在番人界里退毛。洪崖先生因走了白骡子，下了一阵大雪。

且说一个官人，因雪中走了一匹白马，变成一件蹊跷神仙的事，举家白日上升，至今古迹尚存。萧梁武帝普通六年，冬十二月，有个谏议大夫姓韦名恕，因谏萧梁武帝奉持释教得罪，贬在滋生驷马监做判院。这官人：

中心正直，秉气刚强。有回天转日之言，怀逐佞去邪之见。

这韦官人受得滋生驷马监判院，这座监在真州六合县界上。萧梁武帝有一匹白马，名作“照殿玉狮子”：



蹄如玉削，体若琼妆。荡胸一片粉铺成，摆尾万条银缕散。能驰能载，走得千里程途；不喘不嘶，跳过三重阊洞。浑似狡狴生世上，恰如白泽下人间。

这匹白马，因为萧梁武帝追赶达摩禅师，到今时长芦界上有失，罚下在滋生驷马监，教牧养。当日大雪下，早晨起来，只见押槽来禀复韦谏议道：“有件祸事，——昨夜就槽头不见了那照殿玉狮子。”吓得韦谏议慌忙叫将一监养马人来，却是如何计结？就中一个押槽出来道：“这匹马容易寻。只看它雪中脚迹，便知着落。”韦谏议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即时差人随着押槽，寻马脚迹。迤逦间行了数里田地，雪中见一座花园，但见：

粉妆台榭，琼锁亭轩。两边斜压玉栏杆，一径平钩银绶带。太湖石陷，恍疑盐虎深埋；松柏枝盘，好似玉龙高耸。径里草枯难辨色，亭前梅绽只闻香。

却是一座篱园。押槽看着众人道：“这匹马在这庄里。”即时敲庄门，见一个老儿出来。押槽相揖道：“借问则个。昨夜雪中滋生驹马监里，走了一匹白马。这匹白马是梁皇帝骑的御马，名唤做‘照殿玉狮子’。看这足迹时，却正跳入篱园内来。老丈若还收得之时，却教谏议自备钱酒相谢。”老儿听得道：“不妨，马在家里。众人且坐，老夫请你们食件物事了去。”众人坐定，只见大伯子去到篱园根中，去那雪里面，用手取出一个甜瓜来。看这瓜时，真个是：

绿叶和根嫩，黄花向顶开。

香从辛里得，甜向苦中来。

那甜瓜藤蔓枝叶都在上面。众人心中道：“莫是大伯子收下的？”看那瓜颜色又新鲜。大伯取一把刀儿，削了瓜皮，打开瓜顶，一阵异气喷人。请众人吃了一个瓜，又再去雪中取出三个瓜来，道：“你们做老拙传话谏议，道张公教送这瓜来。”众人接了甜瓜。大伯从篱园后地，牵出这匹白马来，还了押槽。押槽拢了马儿，谢了公公，众人都回滋生驹马监。见韦谏议，道：“可煞作怪！大雪中如何种得这甜瓜？”即时请出恭人来和这十八岁的小娘子都出来，打开这瓜，合家大小都食了。恭人道：“却罪过这老儿，与我收得马，又送瓜来，着个甚道理谢他？”

捻指过了两月，至次年春半，景色清明。恭人道：“今日天色晴